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記集説卷三十八 九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禮記集說卷三十八　　宋　衛湜　撰

律中大蔟

鄭氏曰律候氣之管以銅爲之中猶應也孟春氣至則大蔟之律應應謂吹灰也大蔟者林鍾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八寸凡律空圍九分周語曰大蔟所以

金奏賛陽出滯

孔氏曰上從其日甲乙下終其祀戶皆總主三月一

時之事此律中大蔟唯主正月之氣宜與東風解凍相連必在於此者角是春時之音律審正月之氣音由氣成以其音氣相須故律角同處言正月之時候氣飛灰應於大蔟其六律六呂皆是候氣管名陽管為律律法也言陽氣與陰氣為法陰管為呂呂助也言助陽宣氣又陰律稱同言與陽同也總而言之陰陽皆稱律故十二月皆云律中也正月之時律之候氣應於大蔟之管又計大蔟管數倍而更半鑄之為

鍾名曰大蔟之鍾是大蔟之鍾元生於大蔟之律律在於前鍾生於後故律歴志云黄帝使伶倫氏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嶰谷之竹斷兩節閒而吹之以為黄鍾之宫制十二筩以聽鳳凰之鳴雄鳴為六律雌鳴為六吕是律生在前蔡氏以為太蔟鍾名先有其鍾後有其律言律中此大蔟之鍾其義非也案司農註周禮云陽律以竹為管陰律以銅為管鄭康成則以皆用銅為管知者案律歴志量者龠合升斗斛

本起黃鍾之龠而五量加之其法皆用銅聲中黃鍾以此準之故鄭知用銅也鄭註云應謂吹灰者蔡邕云以法為室三重戸閉塗釁必周密布緹縵室中以木為案每律各一案内庳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灰實其端其月氣至則灰飛而管通如蔡所云則是為十二月律布室内十二辰若其月氣至則其辰之管灰飛而管空也然則十二律各當其辰邪埋地下入地處庳出地處高故云内庳外高黃鍾之管

埋於子位上頭嚮南以外諸管推之可悉知又律云以河内葭莩為灰宜陽金門山竹為管熊氏曰案吹灰者謂作十二律管於室中四時位上埋之取蘆莩燒之作灰而實之律管中以羅縠覆之氣至則吹灰動縠矣小動為氣和大動為君弱臣强專政之應不動縠為君嚴猛之應也其十二律則有上生下生同位異位長短分寸之别故鄭註周禮大師職云其相生則以陰陽六體為之黄鍾初九也下生林鍾之初

六林鍾又上生大蔟之九二大蔟又下生南呂之六
二南呂又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鍾之六
三應鍾又上生蕤賔之九四蕤賔又上生大呂之六
四大呂又下生夷則之九五夷則又上生夾鍾之六
五夾鍾又下生無射之上九無射又上生中呂之上
六同位者象夫妻異位者象子母所謂律取妻而呂
生子也黄鍾長九寸其實一龠下生者三分去一上
生者三分益一五下六上乃一終矣大呂長八寸二

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大蔟長八寸夾鍾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姑洗長七寸九分寸之一中吕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蕤賓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林鍾長六寸夷則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南吕長五寸三分寸之一無射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應鍾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是也同位象夫妻者則黄

鍾之初九下生林鍾之初六同是初位故為夫妻又是律娶妻也異位為子母者謂林鍾上生大蔟林鍾是初位大蔟是二位故云異位為子母又是呂生子也云五下者謂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皆被子午巳東之管三分減一而下生之六上者謂大呂大蔟夾鍾姑洗中呂㽔賓皆被子午巳西之管三分益一而上生之子午皆屬上生應云七上而云六上者以黄鍾為諸律之首物莫之先似若無所禀生故不數

黄鍾也其實十二律終於中呂還反歸黄鍾生於中呂三分益一大略得應黄鍾九寸之數也律歷志云黄鍾為天統林鍾為地統大蔟為人統故數整餘律則各有分數云凡律空圍九分者以黄鍾為諸律之首諸律雖長短有差其圍皆以九分為限孟康云林鍾長六寸圍六分則圍之大小逐管長短然則分寸之數不可定也引周語者景王欲鑄無射伶州鳩對以此辭案彼註云大蔟正聲商故為金奏所以助陽

出滞物也其六律六吕取義見律歷志

長樂陳氏曰律起於黄鍾終於中吕其長短有度其多寡有數其輕重有權而萬法之原畢會於是幽有以辨天地四時之理深有以通神祇祖考之情施之於教治足以齊風俗而立民信用之於戰伐足以審勝負而詔吉凶則律之為用豈不大哉夫黄鍾者建子之律也黄之為色則陰之盛鍾之為器則陰之聚陰盛而極則陽生之矣陰盛而止則陽散之矣由陰

終於亥而陽乃始於子也故曰黄鍾大蔟者建寅之律也入乎坎者必出乎震否乎否者必泰乎泰寅之氣方接乎震泰而泰出滯焉故曰大蔟姑洗者建辰之律也物至辰則潔齊其潔齊也非實體也且然而已故謂之姑洗蕤賔者建午之律也陽至午則向衰也草木蕤矣陰用事而陽為賔焉故謂之蕤賔夷則者建申之律也人至申而夷物至申而有成則故謂之夷則無射者建戌之律也陰至戌而盛陽至戌而

不厭故謂之無射此陽之律也陽道體變以始物故每律異名陰道體常以效法故止於三鍾三吕而已大吕者建丑之律也是為陰律之始則陰之所以配陽而行者於是為大故曰大吕夾鍾者建卯之律也陽生於子終於午則卯為陽之中矣以其位於中而止焉故曰夾鍾中吕者建巳之律也四時之序猶伯仲焉春為伯夏為仲方是時夏之氣始行焉故曰中吕林鍾者建未之律也萬物之繁茂止於此矣故曰

林鍾南呂者建酉之律也酉正西也氣至南而化行於西而成西所以成南而行爾故曰南呂應鍾者建亥之律也始事者陽效法者陰陽始而唱之陰成而應之陰陽之道如是而止矣故曰應鍾周官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始之以黄鍾則順而序之以生之序進之也陰聲始之以大呂則逆而序之以成之序退之也夾鍾亦謂之圜鍾者以春主規言之也林鍾亦謂之函鍾者以坤含洪言之也中呂

亦謂之小呂者對大呂為小故也南呂亦謂之南事者以成南為事故也别而言之則律言其用呂言其體故陽六為律陰六為呂合而言之皆所以述氣而已故通謂之十二律焉傳曰聲生於日律生於辰聲非十二律不能發律非五聲不能節五聲非變則不能盡故一律之中莫不具五聲五聲之中有所謂二變大司樂所序以圜鍾為宫黄鍾為角大蔟為徵姑洗為羽此律之相次者也函鍾為宫大蔟為角姑洗

為徵南吕為羽此律之相生者也黄鍾為宫大吕為角大蔟為徵應鍾為羽此律之相合者也凡此合樂以祭天地人之神而已若非合樂則大司樂所謂奏黄鍾歌大吕以祀天神奏大蔟歌應鍾以祭地祇奏姑洗歌南吕以祀四望奏蕤賔歌函鍾以祭山川奏夷則歌小吕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鍾以祭先祖凡以其上者祭尊以其下者祭卑故也

新安王氏曰蔡云上古聖人本陰陽則風聲審清濁

而不可以文載口傳於是鑄金作鍾以正十二月之聲然後效升降之氣而鍾不可獨用乃截竹爲管謂之律律者聲清濁之率法聲之清濁以率之短長爲制正月之律清濁與大族鍾聲相應故曰律中大族言律出於鍾也置之深室以葭莩灰實其端月氣生則灰飛而管通古之明鍾律者以耳齊其聲後人不能則假數以爲度度數正則音亦正鍾以斤兩尺寸中所容升斗之數以爲法律亦以分寸大小爲法故

曰黃鍾之管長九寸孔徑三分圍九分餘皆稍短此所以文載口傳不如耳之明也如蔡說則鑄金為鍾名曰大蔟十二月皆有鍾先鑄鍾然後截竹為管名之曰律律之聲其清濁與鍾相應故曰律中大蔟鍾以為樂欲其聲之和管兼以候氣占其氣之和聲氣之和亦相合也自不韋有十二律上下相生之說而劉歆始言其詳班固作漢制鄭玄釋二禮韋昭注周語皆言律名大蔟不復以為鍾與蔡說異後世祖歆

說無有言蔡說者然蔡說有理故詳著之也

其數八

鄭氏曰數者五行佐天地生物成物之次也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而五行自水始火次之木次之金次之土為後木生數三成數八但言八者舉其成數

孔氏曰五行謂金木水火土案白虎通云行者言欲為天行氣也又云水訓準是平均法則之稱也言水

在黄泉養物平均有準則也木觸也陽氣動躍觸地而出也火之為言化也陽氣用事萬物變化也金訓禁也言秋時萬物陰氣所禁止也土訓吐也言土居中總吐萬物也生物者謂木火七八之數也成物者謂金水九六之數也則春夏生物也秋冬成物也鄭引易上繫文也天陽地陰陽數奇陰數耦陽所以奇者陽為氣氣則渾沌為一無分别之象又為日日體常明無虧盈之異故其數奇其陰數所以耦者陰為

形形則有彼此之殊又為月月則有晦朔之別故其數耦也案律歷志云天數二十五所以二十五者天一天三天五天七天九總為二十五律歷志又云地數三十所以三十者地二地四地六地八地十故三十也以天地之數相合則易之大衍之數五十五也云五行自水始火次之木次之金次之土為後者案尚書洪範云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故其次如是也所以一曰水者乾貞於十一月子十

一月一陽生故水數一也又天地之内水體最微故水為始也二曰火者坤貞於六月未六月兩陰生陰不敢當午火比於水嚴厲著見故次火也三曰木者正月三陽生是建寅之月故三曰木木比火象有體質故次木也四曰金者八月四陰生是建酉之月故四曰金金比木其體堅剛故次金也五曰土者三月五陽生三月建辰之月辰為土是四季之首土王四季故五曰土載四行又廣大故次土也水所以在北

方者從盛陰之氣所以潤下者下從陰也火所以在南方者從盛陽之氣炎上者從陽也木所以在東方者東是半陰半陽曲直以陰陽俱有體質尚柔故可曲可直也金所以在西方者西方亦半陰半陽但物既成就體性堅剛雖可改革猶須火柔之土所以在中者以其包載四行含養萬物為萬物之主稼穡者所以養萬物也云木生數三成數八者鄭註易繫辭云天一生水於北地二生火於南天三生木於東地

四生金於西天五生土於中陽無耦陰無配未得相成地六成水於北與天一并天七成火於南與地二并地八成木於東與天三并天九成金於西與地四并地十成土於中與天五并也大衍之數五十有五五行各氣并氣并而減五唯有五十以五十之數不可以為七八九六卜筮之占以用之故更減其一故四十有九也是鄭註之意水數一成數六火數二成數七木數三成數八金數四成數九土數五成數十

故此云木生數三成數八云舉其成數者金木水火以成數為功也

皇氏曰金木水火得土而成以水數一得土數五故六也火數二得土數五為成數七木數三得土數五為成數八又金數四得土數五為成數九此先儒之義

其味酸其臭羶

鄭氏曰木之味臭凡酸羶者皆屬焉

孔氏曰通於鼻者謂之臭在口者謂之味臭則氣也所以木味酸者尚書孔傳云木實之性然則木實酸凡草木所生其氣羶也夏味苦臭焦者焦之氣味火燒物焦焦則味苦也中央味甘臭香者甘味生於百穀味甘則氣香也秋味辛臭腥者金之氣味言金臭之氣則腥在口則辛也冬味鹹臭朽者水鹵所生故味鹹又水受惡穢故有朽腐之氣並孔傳

嚴陵方氏曰凡味皆陰也羶陽臭也春陽中故其臭

羶腥陰臭也秋為陰中故其臭腥

馬氏曰味生於形臭生於氣故形成而後有味氣化而後有臭春以陽中生木木之成形而曲直曲直作酸故其味酸物以木化則其氣為羶故其臭羶秋以陰中生金金之成形而從革從革作辛故其味辛物以金化則其氣為腥故其臭腥夏以陽極生火火之成形而炎上炎上作苦故其味苦物以火化則其氣為焦故其臭焦冬以陰極生水水之成形而潤下潤

下作鹹故其味鹹物以水化則其氣為朽故其臭朽
中央以陰陽之中氣生土土之成形而可以稼穡稼
穡作甘故其味甘物以土化則其氣為香故其臭香
土主四時而分王焉故五味也而皆以甘為主五臭
也而皆以香為主則中氣之為用如此而已
其祀户祭先脾
鄭氏曰春陽氣出祀之於户内陽也祀之先祭脾者
春為陽中於藏直脾脾為尊凡祭五祀於廟用特牲

有主有尸皆先設席於奥祀户之禮南面設主於户内之西乃制脾及腎為俎奠於主北又設盛於俎西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祭肉脾一腎再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於筵前迎尸略如祭宗廟之儀

孔氏曰户在内從外向内户又在内故云内陽也户是人之出入户則有神故祭法註七祀云小神居人間司察小過作譴詰者故鄭云祀之於户内陽也又秋其祀門註云秋陰氣出祀之於門者門在外從内

向外門又在外故云外陰也則門神陰氣之神是陰陽别氣在門户者與人作神也祭户之時脾腎俱有但先用脾以祭耳所以春位當脾者牲位南首肺最在前而當夏腎最在後而當冬從冬稍前而當春從腎稍前而當脾故春位當脾從肺稍却而當心故中央主心從心稍却而當肝故秋位主肝此等直據牲之五藏而當春夏秋冬之位耳若其五行所生主五藏則不然矣許慎古尚書說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

肝金也腎水也與月令四時之祭同鄭駁之云今醫病之法以肝為木心為火脾為土肺為金腎為水則有瘳若反其術不死為劇鄭註祭五祀於廟以下皆中霤禮文云祭五祀於廟者中霤在於廟室之中先設席於廟堂之奥若祀竈祀門祀行皆在廟門外先設席於廟門之奥雖廟室廟門有别總而言之皆謂之廟此殷禮也周則七祀加司命與厲也祀則總在宫内故宫正註云祭社稷七祀於宫中此特牲謂特

牛故小司徒云小祭祀奉牛牲註云小祭祀王玄冕所祭若諸侯或亦當然其大夫所祭或特羊也鄭云有主有尸謂天子諸侯若卿大夫廟無主則五祀無主也祀之禮先設席於奥乃更設席於廟户西夾北向置主位設主之人南面設主於户西位上使主北面設主之後割制脾之與腎為俎奠於主前稍東設黍稷之簋在主前稍西鄭註盛謂黍稷也當時惟始設主未有迎尸則是祝官祭簋中黍稷祭俎中脾腎

之肉祭薦之醴皆三度祭之其祭肉三者髀尊故一祭臂甲故再祭既祭黍稷祭肉醴之後徹去俎之與盛更陳列鼎俎設其饌食於初設奥之筵前其時主已移於筵上主人出户迎尸尸入即筵而坐但宗廟之祭尸入之後始祭籩豆及黍稷醴其祭户之時已於西祭黍祭肉祭醴今迎尸而入則應坐而饌食不更祭黍稷祭肉祭醴故云畧如祭宗廟之儀祭户所以先設席於奥乃設饌筵迎尸皆在奥者就尊之處

也中間設主祭黍祭肉戶西者就戶處也其餘五祀所祭設主皆就其處也

長樂陳氏曰門戶人之所資以出入者也中霤人之所資以居者也竈井人之所資以養者也先王之於五者不特報其所資而已以為事於是乎本制度於是乎興起居周旋於其間者莫不有所法語默行為於其間者莫不知所懼則五者之祀於人豈苟然哉中霤土之所用事也故祀於中央竈火之所用事也

故祀之於夏井水之所用事也故祀之於冬户祀於春以物象之生於陽而由中出故也門祀於秋以物象之成於陰而自外入故也先王之禮因天祀天因地祭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則户竈中霤必因之以祀於内門井必因之以祀於外明矣周官以司命從天神而祀之以槱燎以五祀從地祇而祭之以血祭則司命非門竈之列矣然則五祀之禮其略蓋類於饗廟神之則有尸尊之則有配有侑有醮

有獻有酢詳見祭法七祀解

嚴陵方氏曰户奇而在内陽自内出之象也春生為陽出之時故其祀户門耦而在外陰自外入之象也秋收為陰入之時故其祀門竈者物之所以化而夏之時則陽已極而陰於是化也故其祀竈行者人之所以往而冬之時則陽來復而陰於是往也故其祀行揚雄太玄淮南鴻烈皆以為夏火德而祀竈冬水德而祀井理或然也中霤蓋中室也見檀弓掘中霤

而浴解以居中而奠四隅故中央則其祀中霤五祀
皆有功於人者也故立祀以報之而報之之時又各
從其類焉於户曰祀於脾曰祭何也葢户者所祀之
神脾者所祭之物脾土藏也五祀之祭必有牲焉特
各以其藏為之先爾故每以先言之
馬氏曰春祀户秋祀門夏祀竈冬祀行中央祀中霤
五祀無事而歲祀之者以是為期若有故而祀焉則
亦何嘗期之有木在臟為肝在志為怒故怒傷肝火

在臓為心在志為喜故喜傷心土在臓為脾在志為思故思傷脾金在臓為肺在志為憂故憂傷肺水在臓為腎在志為恐故恐傷腎皆甚則自傷也木尅土故怒勝思金尅木故憂勝怒火尅金故喜勝憂土尅水故思勝恐此皆五行自然之理也五行勝者王則所遇勝者死先王各於其時養其所遇勝者也故春祭先脾為其木勝而養土也夏祭先肺為其火勝而養金也秋祭先肝為其金勝而養木也凡五行動而

與物交則彼勝矣而此養焉至其靜而辨於物於道為復於時為藏各反其本矣冬祭先腎為是故也土於氣為中也而主五行心於形為中也而主五官中央之祭先心為是故也

山陰陸氏曰五祀戶之與門類也而木所以為戶金所以為門何也蓋以五行之數言之木奇金耦也以五行之性言之木斂金斂也奇為戶耦為門戶主出門主入而內出者自戶始外入者自門始此木所以

不得為門金所以不得為户也祭中霤設主於牖下
者居處之明處也祭行設主於軷上者行之發處也
祭竈設主於竈陘者飲食之受處也祭户設主於户
內之西者開之止處也祭門設主於門左樞者閉之
動處也古周禮說云顓為祝融祀以為竈焉融王肅
宗之以為户竈中霤門行之祭以句芒五官等配焉
此言是也蓋左氏云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
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生為上公死為貴

神謂之五祀此古人之所未言而於事案之則然也又五天者五行之大神在天者也故先王於四時祭焉而以大皥五人帝配之五人帝天道也五祀者五行之小神在地者也故先王於四時祭焉而以句芒等五人官配之五人官地德也此古人之所未言而於理考之則然也或曰句龍后土祀以為社矣更於中霤祭之何也曰古者句龍於國則配社於家則配中霤不以相廢猶后稷於郊則配天於社則配稷也

或曰鄭氏謂竈祀於竈陘祝融者火官之長祭於竈陘一何陋也曰此又不然矣凡祭五祀於廟設主各以其所此降神之始也祭肉祭醴祭黍稷等物而已五官實不在焉既降矣自外入者中無主則不至故又設席各於其室之奥設饌然後迎尸則於是時始以祝融等配之鄭云設主於竈陘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於筵前迎尸略如祭宗廟之儀是也由是觀之竈陘戶内門左牖下軷上五處自設五祀之主祭

以降神五官實未祭於陋何有也

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鴻鴈來

鄭氏曰皆記時候也振動也夏小正正月啟蟄魚陟負冰漢始亦以驚蟄為正月中此時魚肥美獺將食之先以祭也鴈自南方來將北反其居今月令鴻皆為候

孔氏曰此記正月之時候也其二至二分之月則再記之者以二至是陰陽之始終二分是陰陽之交會

節之大者故再記之季春亦記者蠶將生記其蠶候也凡記時候先言者則氣候在前後言者則氣候在後鄭引夏小正大戴禮篇名也蟄蟲得陽氣初始震動至二月乃大驚而出此對二月故云始振魚當盛寒之時伏於水下逐其温暖及正月陽氣既上故魚遊水上而近於冰也魚陟負冰者陟升也魚從水下升於冰上而負冰也漢時以驚蟄為正月中雨水為二月節漢末以雨水為正月中驚蟄為二月節是劉

歆作三統歷時改之也案三統歷正月節立春雨水中二月節驚蟄春分中三月節穀雨清明中四月節立夏小滿中五月節芒種夏至中六月節小暑大暑中七月節立秋處暑中八月節白露秋分中九月節寒露霜降中十月節立冬小雪中十一月節大雪冬至中十二月節小寒大寒中案通卦驗及今歷唯以清明為三月節穀雨為三月中餘皆同謂之雨水者言雪散而為雨水也驚蟄者言蟄蟲驚而走出穀雨

者言雨以生百穀清明言物生清淨明潔小滿言物長於此小得盈滿芒種者言有芒之穀可稼種小暑大暑則就極熱之中分為大小月初為小月半為大處暑言暑將退伏而潛處白露者言陰氣漸重露濃色白寒露者露氣寒將欲凝結小雪大雪小寒大寒猶小暑大暑也凡二十四氣氣有十五日有餘每氣中半分之為四十八氣氣有七日半有餘故鄭註周禮云有四十八箭是一氣易一箭也凡二十四氣每

三分之為七十二氣氣閒五日有餘故一年有七十二候也故通卦驗冬至前五日商賈不行兵甲伏匿是以五日為一候也又云立春雨水降條風至雉雊雞乳冰解條風即東風也冰解即解凍也但節氣早或月初即雨水也雉雊雞乳於月令却在季冬或節氣晚亦得退在正月也季冬雁北鄉據其從南始北正月來至中國故此云鴻雁來云今月令呂氏春秋是也入禮記為古不入禮記為今

長樂陳氏曰劉歆三統歴二十四氣有與月令不同者葢月令或原其始或要其終其實記時而已非必如歴之詳也考諸傳記五日為候三候為氣六氣為四時四時為歲歲之氣二十有四而候七十有二然則一月之内六候二氣朔氣常在前中氣常在後朔氣在晦則後月閏中氣在朔則前月閏朔氣有入前月而中氣常在是月中數周則為歲朔數周則為年則年不必具四時而歲必具十二月也二十四氣播

於十二月之中一氣十有五度則二十四氣三百六十度其餘五度四分度之一度分為三十二則五度為百六十四分度之一又為八分總百六十八分布於二十四氣之中而氣得七分中朔大小不齊則氣有十六日者有十五日七分者是以三十三月巳後中氣有晦不置閏則中氣入後月矣

嚴陵方氏曰夫凍結於重陰堅栗之時東風蓋發散之氣也東風既解凍則物之藏於密者咸起而振潛

於深者咸躍而上矣故繼之以蟄蟲始振魚上冰也

馬氏曰歷有數璣衡有象所以正時也月之氣二十有四歲之候七十有二所以記時物也先王因其時物以授民時此民之聽所以不惑而易知也

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王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鄭氏曰皆所以順時氣也青陽左个大寢東堂北偏鸞路有虞氏之車有鸞和之節而飾之以青取其名

耳春言鸞冬夏言色互文馬八尺以上為龍凡所服
玉謂冠飾及所佩者之衡璜也麥實有孚甲屬木羊
火畜也時尚寒食之以安性也器疏者刻鏤之象物
當貫土而出也凡此車馬衣服皆所取於殷時而有
變焉非周制也周禮朝祀戎獵車服各以其事不以
四時為異又玉藻曰天子龍衮以祭玄端而朝日皮
弁以日視朝與此皆殊
孔氏曰此巳前明天時氣候早晚此明天子每時居

處及所乘車馬所建旂旂所服衣玉所食牲穀及器用之屬龍與玉言倉者蒼亦青也遠望則蒼旂與衣云青者欲見人功所爲故以近色言之色則順時食與器則順氣也青陽左个是明堂北偏而鄭註云大寢者欲明明堂與大廟大寢制同故兼明於明堂聽朔竟次還大廟次還大寢也然鄭云東堂則知聽朔皆堂不於五角之室中也鸞路因其有鸞故不言青春言鸞則夏秋冬並鸞也夏云朱冬云玄則春青秋

白可知云馬八尺以上為龍出庾人職文云所服玉謂冠飾及所佩者之衡璜者冠飾即冕之旒及笄也衡璜即是所佩玉之名也案韓詩外傳云佩玉上有葱衡下有雙璜牙蠙珠以納其間則古之佩玉上以葱為衡横置於上以貫珠之繩三條懸於衡上垂之而下以雙衡懸於兩畔繩之下端又以牙懸於中繩下端使前後觸璜以為聲衡之下璜之上皆貫蠙珠故云納其間謂納於衡璜之間也麥實有孚甲屬木

黍秀舒散屬火麻實有文理屬金菽實孚甲堅合屬水稷五穀之長屬土是五穀所配之方也云羊火畜者案尚書五行傳貌之不恭則有雞禍言之不從則有犬禍視之不明則有羊禍聽之不聰則有豕禍思之不睿則有牛禍皇之不極則有馬禍是雞為木畜羊為火畜牛為土畜犬為金畜豕為水畜春時尚寒故食火畜以助之夏食菽與雞者以氣尤熱水能尅火木能抑土故食北方之穀與東方之牲以減其熱

氣亦以安性也秋氣既涼又將向寒不有其害故食當方之穀牲也冬氣極寒故食火穀以減寒寒勝於熱故食當方之牲云器疏者刻鏤之象物當貫土而出者刻鏤為文使文理麤疏直而通達也虞夏之制有日月星辰十二章之服周之制朝則皮弁服祀則六冕服戎則韋弁服田獵冠弁服又周禮朝乘象路祀乘玉路戎乘革路獵乘木路是車服各以其事不以四時為異今此上與虞夏有異下與周禮不同故

鄭云取殷時也殷乘木路此乘鸞路故鄭云而有變
馬殷而乘虞路也
嚴陵方氏曰青陽者少陽之稱也春為少陽故所居
之堂名之然其堂也中有大廟左右个處其兩傍故
孟月居左季月居右仲月居中各從其類焉謂之大
廟則以其大饗於此故也謂之左个則以介於左故
也謂之右个則以介於右故也推此則秋與冬夏亦
若是而已總章者陰成之稱也赤白為章者文之成

秋成之時其章總矣故所居之堂其名以此明者南之方玄者北之色夏為明堂則知冬之為幽冬為玄堂則知夏之為朱或言方或言色互相備也故夏則居明堂冬則居玄堂焉至若大廟為左右个之中大室又為大廟之中故中央土居之古者非特明堂中有大廟也而大廟亦謂之明堂焉左氏傳所謂不登於明堂是也以其或饗神於此故謂之廟以其或聽政於此故謂之堂廟堂之名皆得以通稱之故天子

則聽朔於明堂諸侯則聽朔於大廟而魯之大廟則
比天子明堂之制焉个即左氏傳所謂置饋於个是
也釋者謂東西廂鸞路則有聲矣聲者陽也春爲陽
之純故乘鸞路戎路則有兵矣兵者陰也秋爲陰之
純故乘戎路夏爲朱明故乘朱路謂飾之以朱也冬
爲玄英故乘玄路謂飾之以玄也中央土則居中以
爲大者也故乘大路必於青曰龍者以少陽之時龍
方用事故也四時所建其色有五通謂之五旂者人

君以是率衆皆有辨故也君子於玉比德非徒為飾而已故特言服焉春從木色而有青有蒼冬從水色而有黑有玄夏從火色而有朱有赤者蓋蒼與玄天之色也青與黑人之色也夏從火色而有朱有赤其一流焉則為赤其一藏焉則為朱故也以其色之不一故衣服所用則互相足焉至於西方則純以白中央則純以黄者以其無餘色故也四時所食不同唯其時物而已春木王之時而食麥與羊是時之所生

也以麥火穀而羊火畜故也夏火王之時而食雞者是物之所生也以雞木畜故也秋金王之時而食麻冬水王之時而食黍是時之所勝以麻木穀而黍火穀故也夏食菽者是物之所勝以菽水穀故也中央土則食稷與牛秋食犬冬食彘是時物之類以稷土穀牛土畜犬金畜彘水畜故也夫以所生者所以相繼以所勝者所以相治以其類者所以相合故能使四時之氣不戾五藏之疾不生馬雞司晨而有東方

之仁故為木畜羊跪乳而有南方之禮故為火畜犬守禦而有西方之義故為金畜豕發隱而有北方之智故為水畜牛致順於牽傍以示信故為土畜馬服節於馳騁以合禮故亦為火畜小宗伯毛六牲使五官共奉之者以此膳夫固言凡王之饋膳用六牲然馬非至尊之所宜食則宜以魚牲代之故大司馬饗食羞牲魚𣪠人以魚共膳羞食醫會膳食之宜言魚宜苽而不及馬以此至尊不食而又以備六牲者以

或用以祭故也校人大喪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凡將有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是矣用之以沈貍則固非食之矣然內饔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則曰馬黑脊而般臂螻則非若是者容或食之特至尊不食之耳食醫又言鴈宜麥不及雞內饔又言鳥皫色而沙鳴貍者蓋鴈亦雞類言鳥固可以兼二物則至尊之膳亦不常用雞矣故雞人雖用雞牲而不正言膳羞腥膏止以為秋膳而掌畜則共膳獻之鳥王氏

謂燕食有魚鳥之膳蓋言是矣若夫六穀之所配則取其色而已菽具五色止以為水穀者以黒菽特大故也春主發散故其器疏以達蓋疏則散達則發故也夏主長大故其器高以粗蓋高則長粗則大故也秋主刻制故其器廉以深蓋廉則制深則刻故也冬主受藏故其器閎以奄蓋閎則受奄則藏故也中央土其器圜以閎者圜若物由是以周旋閎若物由是以出入萬物周旋於土者也故中央之器所象如此

江陵項氏曰黍稷雖同類然稷宜在山黍宜澤傍之高地其受氣固不同也稷專受土氣故中央之月食稷與牛皆土類也黍兼受水氣故冬之三月食黍與彘皆水類也麥自苗至實皆在春時故春三月食麥與羊菽自種至實皆在夏時故夏三月食菽與雞孟秋嘗稷仲秋嘗麻季秋嘗稻獨食犬與麻者秋三月百穀皆成獨取其中氣者食之也獨春羊夏雞與周禮春官奉雞夏官奉羊相反者彼取官事之宜此以

氣類分也案易巽為雞離為雉則雞主夏氣為宜大壯二月卦夬三月卦皆取羊為象意者羊本春類而成於兊耶當考

馬氏曰明堂王者之堂也王者向明而治故周人謂其堂曰明堂而此曰春居青陽夏居明堂秋居總章冬居玄堂又裂為大廟左右个以配十有二月為大室以配中央則非古也古者天子之車以玉路祀以金路賓以象路朝以革路即戎以木路田而此曰春

乘鸞路夏乘朱路中央乘大路秋乘戎路冬乘玄路則非古也古者天子之馬六種凡有十二閑曰種曰戎曰齊曰道曰田曰駑朝祭毛之軍旅物之而此曰春駕倉龍夏駕赤駵中央駕黄駵秋駕白駱冬駕鐵驪則非古也古者天子之旂大常象天大旂象春大赤象夏大白象秋大麾象冬以五路序而載焉其道車則載旞其斿車則載旌而此曰春載青旂夏載赤旂中央載黄旂秋載白旂冬載玄旂則非古也古者

天子之服祀昊天五帝以大裘享先王以袞享先公饗射以鷩祀四望山川以毳祭社稷五祀以希祭羣小祀以玄六服異章而玄衣纁裳也而此曰春衣青夏衣赤中央衣黄秋衣白冬衣黑則非古也古者天子之玉搢則大圭執則鎮圭佩之衡璜琚瑀皆白玉也冕斿弁之璪皆五色也而此曰春服倉玉夏服赤玉中央服黄玉秋服白玉冬服玄玉則非古也古者天子之膳春以牛膏養脾夏以犬膏養肺秋以雞膏

養肝冬以羊膏養心而膳食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而此曰春食麥與羊夏食菽與雞中央食稷與牛秋食麻與犬冬食黍與彘則非古也古者天子之器方圜多少高下廣深皆有度數而義存乎其間以義制器則既有多矣何可易哉而此曰春疏以達夏高以粗中央圜以閎秋廉以深冬閎以奄則非古也古者周人以玉作六器禮天地四方而牲幣各放其色豈後儒因是以曼衍而為此說乎或者呂不韋

將以是始作秦制而不克用乎意先王所以順四時而奉天者蓋有道矣豈敝敝焉於車旂器服之間爲哉

廬陵胡氏曰車馬衣服鄭謂皆取於殷時非周制也案殷乘木路此鸞路則明堂位云有虞氏之車也則車非殷矣檀弓殷人乘翰白馬也無言殷蒼龍者則馬非殷矣以周言之詩有鸞聲噦噦則周有鸞車也庾人云馬八尺以上曰龍則周馬曰龍也推此則鄭

說非矣服玉謂冕旒及笄幷佩玉也器疏若筐筥篚簜之屬象氣發散

禮記集說卷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一百六十七　經部

禮記集說卷三十九

宋　衛湜　撰

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齊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反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

鄭氏曰大史禮官之屬掌正歲年以序事謁告也迎春祭蒼帝靈威仰於東郊之兆也王居明堂禮曰出十五里迎歲蓋殷禮也周近郊五十里賞謂有功德

者有以顯賜之也朝大寢門外

孔氏曰此一節論立春天子迎春氣及行賞之事節氣有早晚立春為正月節有在十二月之時云是月者謂是月之氣不謂是月之日也凡言是月者若事相連接則因前是月不別起文若別事異端則更云是月他皆放此周法四時迎氣皆前期十日而齊散齊七日致齊三日秦法簡省故三日散齊二日致齊一日也天以覆蓋生民為德春則為生天之生育盛

德在於木位故云盛德在木也立春立秋帥三公九
卿諸侯大夫立夏立冬不云諸侯文不備也案賈馬
蔡邕皆以為迎春祭大皥及句芒鄭獨以為祭蒼帝
靈威仰者以禮器云饗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時大
皥是人帝何能使風雨寒暑得時周禮司服王祀昊
天上帝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五帝若是人帝
何得與天帝同服故以為靈威仰上云盛德在木亦
謂靈威仰之盛德也鄭引明堂禮蓋逸禮之篇名證

十五里迎春與周不同也鄭註尚書君陳序云天子迎郊五十里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是也云朝大寢門外者大寢則路寢天子有三朝一是燕朝在路寢也二是治朝則此路寢門外應門之内以其賞賜公卿大夫宜在治事之朝故云大寢門外三是外朝在庫門之外臯門之内大詢衆庶聽斷罪人之處也此云賞公卿大夫諸侯孟夏云還反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孟秋云賞軍帥武人孟冬賞死事恤孤寡四時

所賞不同者庚云順時氣也春陽氣始著仁澤之時故賞朝臣及諸侯至夏陽氣尤盛故慶賜轉廣秋陰氣始凝故賞軍帥及武人至冬陰氣尤盛故賞死事者及其妻子也

嚴陵方氏曰四立之日則其氣至矣故天子親帥其臣以迎之於郊焉所以導其氣之至也春主寅卯辰其位居東故迎之於東郊夏主巳午未其位居南故迎之於南郊秋主申酉戌其位居西故迎之於西郊

冬主亥子丑其位居北故迎之於北郊五行之氣獨不迎土者以其居中非自外至也唯其自外至故迎之者每於郊焉古者於寒曰迎以客陰故也於暑曰逆以主陽故也此則四時皆謂之迎者蓋别而言之雖有陰陽客主之辯合而言之則氣皆自外至主之在我而已故通謂之迎焉所謂還反何也還言還之自郊反言反之於朝主彼言故曰還主此言故曰反也古者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此則四時皆賞何也蓋

春夏非不刑也特順陽義故以賞為主爾秋冬非不賞也特順陰義故以刑為主爾此則喜其氣之至故皆行賞以飾其喜焉

馬氏曰陰陽合而為道離而得一焉為德五行播于四時陳于五行而各得道之一者也故謂之德夫更盛更衰物之復也五行四時還相為本而各得以其時王焉王則相我者生生我者廢勝我者囚我所勝者死其盛在我矣故謂之盛德所謂五行之動迭相

竭也者立此而竭彼也故於四立之日告盛德所在焉五行之序不同曰水火木金土者天地生五行之序也曰木火土金水者五行相生之序也曰水火金木土五行相尅之序也天地之生五行也以數其相生也以氣其相尅也以形古者以中春逆暑以中秋迎寒逆暑主陽也迎寒客陰也四時之所以變化者陰陽而已寒暑陰陽之盛也方二分之際而逆之迎之則前其氣之未至以待其至也此以四立之日而

迎氣於郊非古也先王之時有舍爵策勲者夫下車而封先代之後者視人之功而致其賞視人之罪而致其誅夫亦何常期之有

山陰陸氏曰木仁德之盛金義德之盛君子體之方其以仁為恩則盛德在木方其以義為理則盛德在金他放此唯春秋言諸侯朝覲之時也曲禮所謂天子當宁而立曰朝當扆而立曰覲如此

廬陵胡氏曰桒禮器云饗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時

初不指言何帝竊以為蒼帝與大皡皆當祭不必分也鄭取春秋緯固不經而賈馬等亦大泥矣鄭又以此為殷禮然王居明堂禮亦何嘗指以為殷又逆禮亦豈盡足據則此謂之周禮可也

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毋有不當

鄭氏曰相謂三公相王之事也德謂善教也令謂時禁也慶謂休其善也惠謂恤其不足也天子曰兆民

遂猶達也言使當得者皆得得者無非其人

孔氏曰此一經因上天子迎春反國命三公布教施

惠之事公羊傳云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自陜而東

周公主之自陜而西召公主之一相主乎内是三公

相王之事也至六國時一人知事者特謂之相故史

稱穰侯范雎蔡澤皆為秦相後又為丞相也商頌云

莫遂莫達是遂為達言慶賜通達周徧皆是有功可

慶者非其人謂無功無德之徒

嚴陵方氏曰德令慶惠出乎君然欲布和行施以下及也則必有以相之者焉故特言命相也德貴乎宣利故曰布令貴乎無乖故曰和慶則必致用故曰行惠則必有與故曰施慶賜者行慶而賜之也慶主禮賜主物前言行慶則禮而已此言慶賜又及於物故也遂行言行之而無壅也毋有不當則又惡夫妄予以傷費焉此與孟夏皆言慶賜遂行而秋冬則不言者賜以春夏為主故也於春則繼之以毋有不當於

夏則繼之以無不欣悦者蓋慶賜所以飾喜必能毋有不當然後人無不欣悦焉亦互相備而已

乃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毋失經紀以初為常

鄭氏曰典六典法八法也離讀如儷偶之儷宿儷謂其屬馮相氏保章氏掌天文者相與宿偶當審候伺不得過差也經紀謂天文進退度數

孔氏曰迎春既還行賞已畢乃命大史之官守其六

典奉其八法司主天文及日月星辰之行天則左還

一日一度一年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至周

一度日月五星並逆行各有多少辰有二十八宿亦

隨天左行大史令其屬官馮相氏保章氏恒在候處

相與止宿配偶共審察伺候不得貸變過差馮相氏

則主日月五星年氣節候推步遲疾審知所在之處

若今之司歴主其筭術也保章氏則守天之文章謂

天文違變度數失其常次妖孽所在吉凶所生若今

之天文家唯主變異也若應候不候應知不知則是候過差也經紀謂天文進退度數言當推勘考校使得其中應進則言進應退則言退若其推步不明筭歷失所遲疾不依其度進退或失其常是失經紀初謂舊來所法常須遵奉以為常行故云以初為常

邱氏曰星謂二十八宿也辰謂日月之舍也宿留止離經歷言天子命大史之官歷候日月星辰即留止所經歷為祥為災無令差貸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

矣書云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此之謂乎而穎達以宿離為馮相保章同宿配偶是其不顧經文妄為穿鑿

嚴陵方氏曰月令天所命也王者則繼天以行其事而已故言乃焉若後言乃擇元日乃修祭典之類周官大史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八法以逆官府之治即此所謂守典奉法也又言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即此所謂司天日月星

辰之行也在人之六典八法在天之日月星辰莫不存乎書故以是命之於大史馬大而有常者之謂典故曰守詳而有變者之謂法故曰奉日月星辰之行皆麗乎天之大數數之妙理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非聖人不能與於此也若夫有司之事特司其末而已故以司言之日者循星以進退者也月者應日以死生者也星者日所舍辰者星所次以其得陽之精故謂之星以其所次有時故謂之辰也日月星辰即

堯典所言歷象洪範所言五紀是矣宿言宿之於此離言離之於彼日月星辰之行或宿或離有定數焉大史司之不可貸而已貸則司天者之過矣

廬陵胡氏曰典法若大宰六典八法宿謂日月星辰所居之次天文志云填星居宿其國福厚又云五星所聚宿其國王是也若司天推步不職至於宿離其次而不能察則罪不原貸書曰先時者殺

山陰陸氏曰宿離不貸蔡邕曰宿者日所在也離月

所歴歴非一度處之詞也歴象以初為常而已其測驗與時盈縮有變存焉

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于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

鄭氏曰謂以上辛郊祭天也春秋傳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上帝太微之帝

也元辰蓋郊後吉辰也耒耜之上曲也保介車右也置耒于車右與御者之間明已勸農非農者也人君之車必使勇士衣甲居右而參乘備非常也保猶衣也介甲也帝藉為天神借民力所治之田也既耕而宴飲以勞羣臣也大寢路寢御侍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迎春既反春事已起當祈穀親耕燕勞之事鄭引春秋傳見襄七年左傳彼祈農事此即祈穀彼云郊而後耕此祈穀之後即躬耕帝藉是

祈穀與郊一也紫微宫為大帝大微為天庭中有五帝座即靈威仰赤熛怒白招拒汁光紀含樞紐祈穀郊天之時各祭所感之帝殷人則祭汁光紀周人則祭靈威仰以其不定故總云大微之帝若迎春之時前帝後王皆祭靈威仰前迎春祭蒼帝是也此郊雖祈穀亦是報天故郊特牲云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也甲乙丙丁等謂之日郊之用辛故上云元日子丑寅卯等謂之辰耕用亥日故云元辰陰陽式法正

月亥為天倉以其耕事故用天倉也盧植蔡邕並云郊天是陽故用日耕藉是陰故用辰元者善也郊雖用日亦有辰但日為吉主耕之用辰亦有日但辰為主爾天子所乘車上親載耕田之耒耜措置也御者御車之人車右及御人皆主參乘於時天子在左御者在中車右在右言置此耒器于參乘保介及御者之間明王之身但是勸農非實農人故不以耒耜近王也耕藉而曰帝藉者舉尊言之故祭義云為藉千

畝以共粢盛又國語宣王不藉千畝虢文公諫曰民之大事在農上帝粢盛於是乎出是藉田共上帝也粢國語王耕一墢班三之賈逵註班次也謂公卿大夫也王之下各三其上也王一墢公三墢卿九墢大夫二十七墢不云士者士賤不與耕也國語耕後宰夫陳饗膳夫贊王王歆大牢是耕後設饗而此云既耕而燕飲者饗禮在廟燕禮在寢此云執爵于大寢故知燕也國語云饗者葢用饗之饌具而行燕禮以

勞羣臣也桊上迎春行賞于路寢門外正朝此耕藉勞羣臣于路寢不同者爵賞公事與衆共之故在正朝燕勞私禮主於歡心故在路寢

嚴陵方氏曰元日者善日也與王制習射上功所言同義詩言三之日于耜葢建寅之月也故於是月始祈穀焉噫嘻言春夏祈穀于上帝正謂是矣必以元日者求其信善之殖以斷凶荒之害而已皆元日也於祈穀曰以於命民社曰擇何也葢擇日者有司之

事以日者天子之事凡日皆擇而後以之然前言以後言擇者以尊甲之序且互相備也故擇元辰之文其下乃言天子親載耒耜則擇日非天子之事明矣日為陽辰為陰祈穀于天所以成物故日用辛耕藉于地所以終功故辰用亥也保介言保民而介其君也方其參君之乘故謂之參保介保介之參乘必有御君之所馮故謂之御閒帝藉蓋藉田也以其共上帝之粢盛故曰帝以其借民力而終之故曰藉夫以

千畝之藉自天子至於諸侯其耕止於三推五推九推則其借民力而終之可知推者執耒而進之也或以三或以五或以九者以貴賤爲勞逸之差等也且耕陽事也故每用數之奇焉此言天子三推而春秋外傳言王耕一墢者蓋一墢土而三推之其實一也帥之時及於大夫而推之數則不及者以其卑故不必預拘其數也祭統曰天子諸侯非莫耕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

然則躬耕之意以是而已大寢路寢也以路寢為大則燕寢為小矣夫耕藉而反亦已勞矣故飲之以酒命曰勞酒也御與御食于君之御同義

山陰陸氏曰言以以前月所卜之日也御侍也言以耒耜置之于參與保介侍御之閒參參乘保介車右也保君而甲者也詩曰嗟嗟臣工又曰嗟嗟保介臣工其臣也保介其僕也

黄氏曰夫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季秋云藏帝藉之

收于神倉蓋所以供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廟社稷之靈古者凡祭祀之粢盛自天子達庶人必待親耕之穀宣王不行斯禮虢文公諫蓋宣王承厲王之亂禮法廢壞宣王中興幾失其禮賴虢公諫之而得祭祀之正噫厲王之亂其禮已亡衰周戰爭暴秦焚殄宜乎未究斯禮也春秋書御廩災蓋是魯侯躬耕藉田以供祭祀粢盛之倉也下續書乙亥甞者謂災雖焚廩不害嘉穀是故秋祭不闕明祭

祀之禮唯躬耕之穀以為粢盛不以他穀為祀明矣故穀梁傳曰天子親耕王后親蠶非無良農女工也以為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巳自親者也或曰庶人豈拘斯禮禮云不耕者祭無盛不蠶者不帛斯豈非庶人之禮蓋天子百官皆行斯禮以明孝道而懼庶人游手惰業棄本逐末之教也況古者近郊則五家為比遠郊則五戶為鄰蓋禮法自閭比鄰里之長行之則風行草偃天下雖廣而教一也況周禮載師

職云凡一宅不樹藝罰二十五家之里布一田不耕
罰三頃之屋粟一民無職罰一夫之稅一家之役嗟
乎斯禮苟行則天下之為人子者恥不獲祭其先也
天下之為人父者懼不享于祀也咸知農為邦本食
乃民天曠土游民不敺而復上行下傚誰曰不從歷
代雖亦行之或曰農壇或稱帝社羣儒詳議疑未及
此
馬氏曰古者將有事于藉田則齊于齊宫事至則祼

卺饗醴而行卒事則饗膳而班嘗之庶人終食此則反執爵于大寢者三公諸侯九卿大夫皆御命曰勞酒則非古也

廬陵胡氏曰鄭謂此即郊也案郊特牲云郊之用辛此云元日善日也則不必辛郊特牲又云郊迎長日之至註引易說謂春分日漸長則此未春分也郊特牲又云郊大報天此云上帝不可以包天也易說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孟獻子云啓蟄而郊則此未啓蟄

也獻子又云郊祀后稷此不祀后稷而祀帝也足明此但祈穀非郊天大祭故郊則可以兼祈穀春秋傳郊后稷以祈農事是也祈穀不可以兼郊詩云春夏祈穀詩豈謂郊乎參謂參乘者保介車右甲士也御御車者凡三等先儒以保介及御皆謂參乘非也於時天子左御者中保介右參乘前置耒于參保介御之間而不近之者明已意在勸農非若神農氏之道與民並耕者之為也藉之為義應劭則云天子耕藉

田千畝為天下先藉者帝王典藉之常韋昭曰藉借也借民力以治之以奉宗廟而勸農鄭氏亦云帝藉為天神借民力所治之田臣瓚云藉蹈藉也本以躬藉為義不得以假借為稱數說不同案躬耕帝王盛典則謂藉為典藉可也藉者耕借也春秋傳云穀出不過藉言借民力所治之田則謂藉為借可也祭義云天子為藉千畝國語宣王不藉千畝漢景詔朕親耕為天下先而此云躬耕帝藉則藉是躬親履踐之

義則謂為蹈藉可也推其至當瓚說為優

金華應氏曰保介謂神之保右介助乎農事者也尸代神位故楚茨之詩謂尸為神保楚詞謂巫為靈保御者則參陪而立措之于此間依神以求福也親自車上載而措之示將親耕也觀臣工之詩曰嗟嗟保介亦又何求則可見非車右也

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

鄭氏曰此陽氣蒸達可耕之候也農書曰土長冒橛

陳根可拔耕者急發

孔氏曰自此至不惑一節論少陽之月務其始生故既耕之後當勸農事天地之氣即陰陽也一年之中或升或降故聖人作爲六爻以象之陽氣之升從十一月爲始至四月六陽皆升六陰皆伏五月一陰初升至十月六陰皆升六陽皆伏然則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五月至十月也地氣下降天氣上騰十一月至四月也今正月言天氣下降地氣上騰者葢正月三

陽生而成乾在坤體之下天居地下故云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也七月三陰生而成坤在乾體之下上天下地則是地氣在下天氣在上故正月為泰泰通也天地交通七月為否否塞也天地隔塞所以十月云地氣下降天氣上騰者以十月純陰用事六陽退盡似若陽歸於天故也其實十月天氣反歸於地下鄭註陽氣蒸達亦似陽氣上升者蓋陽氣從下而升據乾體言之其實於時陽從地中升也漢書藝文志農

書有九家一百一十四篇

嚴陵方氏曰天氣下降則天道下濟故也地氣上騰則地道上行故也和言相濟而無乖同言相合而無異唯其在上者下降在下者上騰故天地之氣和同草木所以萌動也莊周曰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正謂是矣

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脩封疆審端徑術善相丘

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

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

鄭氏曰田謂田畯主農之官也舍東郊順時氣而居以命其事也封疆田首之分職術周禮作遂夫間有遂遂上有徑遂小溝也步道曰徑今尚書曰分命羲仲宅嵎夷也相視也田事既飭以下說所以命田舍東郊之意也準直謂封疆徑遂也夏小正曰農率均田

孔氏曰春氣既和王命羣官分布檢校農事以其耕作歲時之氣起於東方故令田畯舍國之東郊以命其事其諸侯都邑田畯各舍國邑之東郊也封疆則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各有封境界域部分職掌也術遂聲相近學記術有序義同於此夫間有遂遂上有徑遂人職文也案匠人云廣二尺深二尺遂人云徑容牛馬田畯舍于郊上令農夫皆脩理地之封疆審正田之徑路及田之溝洫故云審端徑術也飭正也

田事既正又先定準直準謂輕重平均直謂繩墨得中封疆有界限徑遂有闊狹皆先平均正直之農乃不有疑惑故鄭云準直謂封疆徑遂也引夏小正大戴禮篇也農率則田畯均田則審端徑遂也

廬陵胡氏曰鄭以田為田畯非也但謂凡趨田者爾

嚴陵方氏曰上言可耕之候故此命布農事蓋農事布於春而斂於秋也命田舍東郊所以順時氣而居且帥民以東作故也度土而積之謂之封界畫以守

之謂之疆封疆古所有也特以久則不能無壞爾故曰脩每歲孟春必脩封疆審端徑術者所以防終歲交爭之患也人以其高則爲之丘平而可陵則爲之陵陂而不平者爲坂水之使行者爲險廣而平者爲原下而濕者爲隰地有岸谷之變川流之徙非時而脩之則不足以盡其利故丘陵阪險原隰不可以不相之也周官司空時地利者如是而已土地所宜者所宜之物也若山林之宜皁川澤之宜㯮之類是矣

五穀所殖者所殖之土也若黍之利高燥稌之利下濕之類是矣既曰土又曰地者蓋土則地之體地則土之名故周官大司徒言五地而又言十有二土者以此土地之所宜五穀之所殖以民之愚固不必知之也則必有以教道之者焉蓋教之使能其事道之使達其理雖有以教道之然弗躬弗親則民莫之信矣故又言必躬親之田事既飭者言皆力田而各有脩治也田事之所以既飭者良由先定準直農乃不

感之所致而已前曰農事而後曰田事又何也蓋農田一也以人言之曰農以地言之曰田人事興於前然後地事成於後故先言布農事後言田事既飭以其序也

馬氏曰脩封疆審端徑術制其畿疆作其溝封正其道塗均地域也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則五地之物辨以土會十有二土十有二壤辨以土宜五物九等辨以土均然後稼穡樹藝之所宜

畢見於此而始可以任地事也弗躬弗親庶民弗信故使農官涖而教導焉自我所行之謂躬與彼有事之謂親故曰以教導民必躬親之先王之於民也分地職奠地守使各適其平之謂準各得其正之謂直田事既飭而先定準直與民由之則民志一矣此農之所以不惑也

山陰陸氏曰封疆相續人各脩之而後備言皆嫌有不皆言審者於此致詳焉言善有不善者矣若度其

夕陽幽居允荒此善相者也準直一歳五穀平準之
直收穫在後而先定之著人事茍脩天時不能害也
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
鄭氏曰習舞為仲春將釋菜
廬陵胡氏曰以春陽動舞動容也鄭謂為仲春將釋
菜案文王世子云釋不舞則釋菜不為舞也鄭見下
云仲春習舞釋菜又大胥春入學舍菜合舞謂二者
是一事不知釋菜習舞不同故月令先習舞大胥先

舍菜大戴禮云萬用入學萬謂干舞足明習舞在學
何休云湯武以萬人得天下故干舞稱萬夏小正夏
書也樂亦稱萬禹亦以萬人治水也
長樂陳氏曰先王之時典樂有常職教學有常時周
官大胥以春貌之時合舞以秋言之時合聲文王世
子以秋冬學羽籥春夏學干戈其事皆有以循天之
理其聲皆有以合人之情而月令季春大合樂孟夏
習合禮樂仲夏脩樂器蓋秦制也

嚴陵方氏曰入學習舞則以將釋菜故也故仲春言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焉若仲丁之習樂則以季春將大合樂故也孟夏之習合禮樂則以是月將飲酎用禮樂故也仲夏之脩鞀鞞鼓之類則以是月將大雩用盛樂故也季秋之習吹則以是月將大饗帝故也季冬之大合吹則以樂其成於終也夫舞與吹皆樂也然舞者樂之容則貌之類也故於春之始言舞蓋木為貌故也吹者樂之聲則言之類也故至秋而

後言吹蓋金為聲故也習舞之時非不習吹要之以舞為主爾習吹之時非不習舞要之以吹為主爾於仲丁季春正言樂者則以樂為陽氣於此習合所以道迎陽氣之盛故也正曰樂則於聲容固無所偏主也且孟春之習舞至仲春則可以合矣止亦謂之習者以釋菜之禮為略其舞不足以言合故也上丁則上旬之丁也仲丁則中旬之丁也舞吹與樂皆習之以丁者取其文明之盛也合樂止擇吉日以合樂之

大一旬之内非一日可為故也孟春不言日則以方興而習之無時故也季冬不言日則以將罷而合之無時故也孟夏仲夏皆不言日則以文明之盛時無日而非文明故也唯其如是故習合不止於樂而又與禮不止於聲容而又脩其器焉凡以順文明之盛而已然而必入學者以學為教人之所故也故於習之時每言焉孟夏習合而不言者以兼於合故也或命之於樂正或命之於樂師者蓋謂之正則於樂之

事能正之而已謂之師則於樂之道又為之師焉則重輕之別固可知矣故以其事之重者則命之於樂師以其事之輕者則命之於樂正也至於大合樂則不言者然以大合吹推之則亦命於樂師可知矣

馬氏曰徒合舞籥焉者大合舞也備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者大合樂也季春之大合吹命其習於季秋者也季冬之大合樂命其習於仲春者也大胥以春入學合舞秋頒學合聲而此謂之吹者蓋聲藏於

器而吹則以氣名聲其實一也

乃脩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麛毋卵毋聚大衆毋置城郭掩骼埋胔

鄭氏曰脩祭典重祭禮歲始省録也毋用牝為傷妊生之類禁止伐木盛德所在也自覆巢至麛卵為傷萌幼之類聚衆置城郭為妨農之始骨枯曰骼肉腐曰胔掩埋為死氣逆生也

孔氏曰山林川澤其祀既畢餘月牲皆用牝唯此月不用為傷妊也若天地宗廟大祭雖非正月皆不用牝禁謂禁其欲伐止謂止其已伐者此伐木在山中或在禁障之處十月許人採取正月則禁止之故王制云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若國家隨時所須以為材用者雖非冬月亦得取之故山虞有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是也毋覆巢至毋卵餘月皆然因初春始生之時故設戒也若天鳥之巢則覆之見哲蔟氏

然此月亦禁之胎謂在腹中未出夭謂生而已出者飛鳥謂初飛之鳥麛卵四時皆禁但於此月尤甚若須薦獻亦得取之故王制云非以卵㲉人秋行犢麛是也蜡氏云掌除骴司農云骨之尚有肉者也及禽獸之骨皆是掩埋互言耳

嚴陵方氏曰以祭法考之則祭典古所有也特因歲之更始乃脩之而已祀不止於山林川澤然止以是為言者蓋天地宗廟之祭非春亦未嘗用牝故也亦

見明堂位周騂剛解上言祭典而下言命祀者亦互
相備也禁止伐木禁以法言止以事言也孩蟲言蟲
未成如孩者飛鳥則鳥之習飛者毋覆巢殺胎夭麛
卵已見王制解凡此所以遂其生育之性也
馬氏曰命祀山林川澤百物之所自生也毋聚大衆
毋置城郭爲其害耕事也掩骼埋胔則推其所愛於
其生者以及其死者也
山陰陸氏曰命祀山林川澤言命不言命某無所不

命也

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毋變天之道毋絶地之理毋亂人之紀

鄭氏曰逆生氣故必天殃兵戎為客不利主人則可故不可從我始變天道謂以陰政犯陽絶地理謂易剛柔之宜亂人紀謂仁之時而舉義事也

孔氏曰起兵伐人者謂之客敵來禦捍者謂之主兵戎不合興起之時不可從我而始我謂主人也主人

既不先起兵彼來伐我我不得不應天云道地云理人云紀互辭也

嚴陵方氏曰稱兵舉兵也兵者人之義事春者天之仁氣苟以人之義事而逆天之仁氣則天災適當之矣兵戎之所以不稱而起之者非不起也特不可以從我始而已老子曰用兵不敢為主而為客蓋不可從我始之謂也故湯之伐桀言造攻自鳴條朕載自亳用兵之義未嘗不然又況方春之始乎既曰兵又

曰戎者兵以器言戎以事言道有常也故曰毋變理可通也故曰毋絶紀欲定也故曰毋亂蓋聖人所以交三靈而通之者用是道而已然是道也古今之所同然不必孟春也特以一歳之首故言之爾

馬氏曰一陰一陽道也天以道造始故謂之道萬物得之而居焉者理也理以是作成故謂之理人位天地之間因天道因地理而各立己焉者紀也故謂之紀道可由而不可變理可循而不可絶紀可敘而不

可亂

廬陵胡氏曰天道若上云司天日月星辰之類地理若上云土地所宜之類人紀若上云布農事之類

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草木蚤落國時有恐行秋令則其民大疫猋風暴雨總至藜莠蓬蒿並興行冬令則水潦為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

鄭氏曰行夏令巳之氣乘之也四月於消息為乾草木蚤落生日促也國時有恐以火訛相驚行秋令申

之氣乗之也七月始殺田風為歲正月宿直尾箕箕好風其氣逆也藜莠蓬蒿並興生氣亂惡物茂也行冬令亥之氣乗之也舊說首種謂稷

孔氏曰從上以來論當月施令之事施之順時則氣序調釋施令失所則災害滋興故自此以下論政失致災之事上既云毋變天之道毋絶地之理毋亂人之紀今若施之不失則三才相應以人與天地共相感動故也施令有失三才俱應則此雨水不時天也

草木蚤落地也國時有恐人也十二月之内三才俱應者多就三才俱應之中或先言天者或先言民者或先言地者為害重者先言之大略於文可以意得無義例也亦唯有二才應者二才之中或有天有人無地或有地有人無天隨應則書耳行令失之於前氣則應之於後春夏秋施令有失氣應唯在當年冬則應在後年故仲冬行秋令則瓜瓠不成行春令則蝗蟲為敗仲冬非瓜瓠不成之時又非蝗蟲為敗之

日是據來年又録記之人序行令之事各次第先後則有夏有秋有冬孟春舉夏為始仲春舉秋為始季春舉冬為始至於夏時之下則有秋有冬次有來年之春孟夏則舉秋為始仲夏則舉冬為始季夏則舉春為始以此推例秋冬亦然不能備說也雨水不時者謂風雨少不得應時以孟春建寅其宿直箕星箕星好風孟春行夏令寅氣不足故風少巳來乘之四月純陽用事純陽來乘故雨少註云四月於消息為

乾者陽生為息陰死為消十一月至四月為息言萬
物得陽氣蕃息五月至十月為消言萬物得陰氣消
盡凡孟月失令則三時孟月之氣乘之仲季月失令
則仲季月之氣乘之所以然者以同為孟仲季氣情
相通如其不和則迭相乘入鄭之所註例亦不同如
某之氣乘之或在一句之下或在兩句之下或在三
句之下氣當則言無義例也國時有恐者已來乘寅
已為火故火來寅為天漢之津火畏水終不來但訛

言以火相恐動耳申之氣乘之者七月建申陰氣始殺殺氣乘寅故人多大疫猋風暴雨總至案鄭註洪範中央土氣為風東方木氣為雨箕屬東方木木尅土土為妃尚妃之所好故箕星好風也西方金氣為陰尅東方木木為妃畢屬西方尚妻之所好故好雨也今申氣乘寅兩相衝破申來逆寅寅為風風之被逆故為猋風寅往破申申為雨雨之被逆故為暴雨也案爾雅扶摇謂之猋謂風之回轉也惡物所以害

生氣今正氣既亂惡物乘之故藜莠蓬蒿並興也考靈耀云日中星鳥可以種稷則百穀之内稷先種故云首種首即先也蔡邕云首種宿麥也

嚴陵方氏曰夫十有二月之令行乎天地之間人君奉之以成位乎其中也茍唯當此一月之節而行彼三時之令則是變天之道絶地之理亂人之紀矣故三者之災以類應焉是何也氣之所名者然爾雨水蓋仲春之節以陽氣早至故不時雨水不時故草木

蚤落國時有恐則由感陽之氣所迫故也凡此皆已之氣乘之

山陰陸氏曰草木蚤落以長養之早故彫落之亦早總至同時也並興皆生也藜莠蓬蒿草也說者曰此漢儒泥災異之緒言餘論雖行秋令何必爾邪曰天地一人之身是也今小不攝五行相犯而疾病生焉蓋有乘之者矣不入非不熱也熱而不入

新安朱氏曰是人行此令則召天之災

馬氏曰洪範咎徵曰狂常雨若僭常暘若豫常燠若急常寒若蒙常風若蓋君之五事象天之五行一極無皆凶也狂失之蕩故若常雨僭失之亢故若常暘豫失之緩故若常燠急失之躁故若常寒蒙失之蔽故若常風咎作於上而其驗見於下者如此故云徵焉儒者讀此誤而曰人事失則天必以其類應故指物辨類曰方春而行夏秋冬令則必以此為害三時亦然嗚呼其果可必乎以未可必而必之此人君所

以聞而不信也後人藉此而爲五行災異之説曰眚祥禍出五事亦欲以警戒人君而卒之不可必也於是人君始怠厭説者之恠迂矣亦何補於警戒之實乎夫洪範以五事爲敬用以庶徵爲念用則所以警戒之亦至矣蓋所謂君子之言信而有驗者哉

禮記集說卷三十九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檢討臣陳夢元

謄録監生臣吳紹恩

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釋淨空 敬贈

